



【岁月留痕】

## 大缸里有面， 小缸里有鸡蛋

□火锅

姥娘明年一百岁，她的衰老是平静和匀速的。九十岁的时候她讲故事开始蒙太奇，时空交错，人物常常出现在其实他(她)并不存在的空间；九十五岁的时候不能再讲述完整的故事，只是时有吉光片羽；现在则吉光片羽也很少有，她常常从突如其来的眼睑中睁开眼睛，发出感叹：俺秀兰也嫁到了刘楼，凤喜去了张庄。秀兰和凤喜都是她做闺女时的闺蜜，不用问，都作古多时了。

好在现在大妗子陪她住，大妗子也八十岁了，十九岁嫁到林庄，和姥娘当邻居。她熟悉林庄和姥娘的娘家郭庄的人物，能给我充当翻译。最近又抢救出几个故事，在此录下。

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，林庄有个土匪，叫大松海。大松海在十里八村有名气，人人害怕，但他对本庄人很好，别的土匪也都不敢到林庄打劫。大松海的妈妈脾气暴躁，又因为儿子的缘故很是撑劲，常常坐在家门口骂人。骂人的开场白是固定的：我大缸里有面，小缸里有鸡蛋。然后正式开骂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大松海被枪毙，他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，有两个兄弟，二兄弟叫二松海，三兄弟好端端的却不知为何叫瞎七。瞎七没跟着哥哥干，他生了一男一女，老婆有严重的罗锅病，走路时手都垂到地上，拖了多年后死了。大概在上世纪60年代末，瞎七一个人去了陕西。上世纪80年代初他回来了，还带回了一个老婆朵尔(音，大妗子不识字)，两个人都六十多岁了。在林庄住了两年多，瞎七家的儿媳妇容不下朵尔，两个人只好再回陕西。那边朵尔的儿子也容不下瞎七，虽然他是瞎七下了苦力帮着朵尔养大的。于是，瞎七七十岁时一个人回了山东。瞎七和朵尔就分别死在了陕西和山东，没再见过面。

话说我姥爷娶了姥娘，姥娘生了第一个孩子，是个男孩，不久就死了。第二个孩子就是我妈。我妈不到一岁的时候，我姥娘带着她回娘家住。有一天，我姥爷正跟他爷爷在地里捆草棵，同村的一个人从集上回来说：我给你说个稀罕事儿，恁孩她娘带着小妮儿去十八里铺赶集去了。又没有钱，赶的什么集？我姥爷一听，就把草棵一放，也往集上走。他爷爷在后面说，你也没钱，去也白搭！年轻的姥爷心中自有办法。他去了集上，找到我姥娘和我妈，带着她

们走到连恩爹的摊上去，赊了一个烧饼。我姥娘带着我妈，拿着一个烧饼回了娘家。我妈还没长牙，拿着烧饼“漱拉”了半天。我姥娘对和她一起赶集的小姐妹说：咱俩一人一半把烧饼吃了吧？小姐妹说：我可不吃，你看你家小妮儿口水把烧饼都弄湿了。

还有一个赶集的故事。我姥娘生了我姨之后，又怀了我舅。有一天，我姥娘特别想吃包子，于是我姥爷骑着洋车子，前面坐着我妈和我姨，后面坐着我姥娘，来到集上，买了一笼小包子。还没吃呢，我姥娘的二姨带着孩子来了，说：我听说你们来赶集了，从集头找到集尾，好不容易找到你们了。还说：好不容易碰上好过的主儿。然后坐下就吃。这下我姥爷为难了，他就说自己不饿，去集的另一头买了两个馒头吃。

姥娘的娘家郭庄，离林庄十几里地。姥娘是小脚，不能走长路，好在姥爷家有头牯(牛)，所以刚结婚的时候，每次回娘家都是姥爷赶着牛车去。现在几分钟的车程，老黄牛要走两个钟头。有一年大年初二下雪，按风俗该走娘家，牛不敢走，姥爷不知去哪里借了一头骡子，拉着所有嫁到林庄的郭庄姑娘回娘家，有的都是奶奶辈的了，有的还是刚结婚的闺女。现在时空里，快一百岁的姥娘问八十岁的大妗子：你啥时候知道郭庄不是家，林庄才是家的？大妗子答：不知道啥时候知道的。没法呀，嫁给人家了。

这些事(一个烧饼、一笼包子、一头骡子)被姥娘念叨了很多遍，有时候是几个词，有时候是几句话，有时候是一个片段，零零碎碎。一生中那些愉快的事、年轻时候的事，偶尔突破衰老的围追堵截，冒出来一点点，又被衰老淹没。感谢大妗子帮助我复原这些小事，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不停地遗忘，最后留下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。

像大部分高龄老人一样，姥娘没有什么基础病，她只是安静而缓慢地衰老，眼睛逐渐看不清，耳朵几乎完全听不见。所有的同龄人都死掉了，她坐在那里像一棵植物，时而清醒，时而昏睡。我不觉得这样的长寿是幸福。大妗子说，老人就是这样，就像蜡烛，都是慢慢熄掉的。

因为发生过这些无关紧要的事，所以这慢慢的熄灭似乎也就不那么悲哀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学博士，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)

## 悠悠我心 一山一水一树

## 个人记忆 父亲的小豆腐

□郝宁

《说文解字》中讲：临(临)，隐几视下之称，本义为从高处往低处察看；涧(涧)，山夹水也，本义为山间流水的沟。“临涧”二字的含义即是从高山上欣赏山间的流水。单从字面上看，“临涧”便是一幅极美的水墨画卷。衣带飘飘的白衣仙人，站在云雾缭绕的青山上，笛音落，低头欣赏山涧流水汇入远方。水边，千树樱桃带雨红，在云雾遮掩下愈发生动和神秘。山水形态跃然纸上。

临涧的山很多，几乎村村都有山。临涧的山都是连绵起伏的，鲜少有山是孤峰耸立，所以我总觉得临涧的山只有一座，就是四海山。四海山山体广阔，延伸于临涧、山阴、庞庄、白彦、黄坡等多个乡镇，呈西北至东南走向。主峰为狼窝顶，较大的山峰还有四开山、镇子顶等。虽然山体面积广阔，但山峰与山峰之间海拔变化都不是很大，从远处看像是大海上的连绵起伏的波浪。

四海山给人一种神秘感。我查阅过很多资料，都无从知晓四海山一名的由来，只能猜测：几万年前这个地方应该处于四海交界处，随着地壳运动，海底上升形成了山，所以取名四海山。

山对临涧来讲，不只是自然景观。受地理区位、地势、土壤等影响，四海山下的百姓秉持着靠山吃山的自然法则，辛勤劳作：地势起伏，他们便栽种樱桃、板栗等果树；山岭地薄，他们便种植花生、地瓜、金银花等耐旱作物。山对这里的人来说，更是底蕴、根基。

临涧的山多，山间清泉和不知名的溪流也多，随意走在山间或山脚下，都有可能遇见汨汨而下的溪流。

四海山半山腰有个大麦滩村，初闻其名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村和“大麦”有关，事实上，大麦滩是由“打马滩”的谐音而来。相传秦王李世民行军经过此处，因为此处水草肥沃，战马到此只顾饮水吃草、不思前行，爱马的李世民不得不挥鞭打马，故得名打马滩。大麦滩村有个冰泉，冰泉的水自半山腰顺着山势流到山脚，汇进樱桃园旁的水库，这

□童腊五

我所处的鲁中平原一带有两种民间食物，煎饼和小豆腐。黄豆在清水里浸泡10个小时以上，用石磨研磨成稠稀均匀的豆沫糊，放到大锅里，加剁细的萝卜缨、青青菜或其他菜，烧开消沫后慢火煮大半个小时，加葱花、盐，一锅小豆腐就做成了。小豆腐和煎饼是黄金搭档，一个软、一个硬，一个汤、一个饭，是当地人粗粮细吃的美味。如果用榆树叶做小豆腐，泡上带皮小麦摊的煎饼更是绝配，小豆腐汤绿、黏滑，麦子煎饼筋道、清香，呼噜呼噜吃起来很爽。

记得小时候，父亲天不亮就起来推磨。他右手扶磨棍，左手用铁勺舀半勺黄豆倒进磨眼里，高大的身躯推着磨子转动，那白色的豆沫糊便层层叠叠，似彩云，如琼浆，顺着磨盘流进盆里。父亲说：“磨豆腐有技巧，加进磨眼里的豆子和水的配比很重要，豆沫糊要稠不成块、稀不流水，看上去细腻黏稠，做出来的小豆腐才好吃。”等到早晨7点多，小豆腐烧好了，我就着香椿芽咸菜，吃一碗小豆腐泡煎饼，然后去上学。

春天来了，父亲不喜欢桃红柳绿，却喜欢利用空闲时间跑到乡村亲戚家去，爬到高高的榆树上去捋榆叶。他如获至宝地把榆叶带回家，母亲细心地把叶梗、老叶子、带虫子(虫瘿)的摘干净，

一路兜兜转转又生生不息。更难得的是这冰泉的水，不论是炎热的夏季还是酷寒的冬季，都保持在15摄氏度的恒温状态。

大江大河自有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的波澜壮阔之美，这山间溪流也独有“清泉石上流”的意境和美感。山间溪流的闲适和灵动，造就了此间人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态度；山间溪流的生生不息，又给了这个村庄历经磨难的底气。于是，它一路从“穷山恶水”走到今天的“景区化村庄”，自由自在，野蛮生长。

这个村庄也是整个临涧的缩影。

每年3月至5月，是临涧最五彩斑斓的季节。先是千亩梨花、万亩樱桃花盛开，山一夜间就白了万千发丝，风吹花落，动人心弦。然后是桃花，先是粉红，后成深粉或深红，落花前又变成粉白，有时一棵树上兼有几种颜色，美不胜收。临涧的桃花以马槽片区最多，只是不知当年秦王在此处设马槽以让战马休养时，是否看过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的美景？

5月，樱桃便红了枝头。近看，一颗颗樱桃红似玛瑙、晶莹剔透；远看，漫山遍野的红樱桃和辛勤劳作的农家人构成丰收喜庆的景象。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一方水土也孕育一方味道。因为独特的土壤、水源、气候等，临涧的樱桃在颜色、大小、味道上“独成一派”，成为本地最具特色的地理标志。

味道这种东西，难以言说又容易遗忘，只有当再次品尝或闻到时才会重新唤醒心底的记忆，就像孩子一吃便能想起的“妈妈的味道”，大概是因为我们记住的不仅是味道本身，还有同味道一起刻进回忆里的情感。无论时光如何流逝，樱桃对临涧人来讲，承载了辛勤劳作的希望和收获的喜悦，也就拥有了无可替代的临涧味道。

一山、一水、一树，尽显这里最具特色的美，却讲不尽这里已经发生及将要发生的故事。

这里便是临涧。

(本文作者为平邑作协会员，现就职于平邑县临涧镇人民政府)

只剩下绿绿嫩嫩的好叶子，就可以做几顿榆叶小豆腐吃了。

我上大学后，父亲经常写信问我的生活、学习情况，问我想不想家，我说想家，也想吃小豆腐。父亲说，你妈和你妹妹过几天去看你，我做好给你捎去。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。当母亲和妹妹提着盛榆叶小豆腐的罐子来看我的时候，我接过来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同宿舍的同学尝了，也竖起大拇指说好吃。

后来参加工作、成家立业，生活越来越好，山珍海味都吃遍了，却还是喜欢吃父亲做的小豆腐，自己试着做却怎么都不对味。只要父亲做小豆腐，便给我打电话：“儿子，爸爸做的小豆腐，你回家拿吧。”每当这时，我心中便涌起一股温情。

父亲86岁的时候摔了一跤，腿骨折了，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。我去陪床，父亲叹口气说，没法给你做小豆腐了。我说，你好好养病，等好了再做。有一天我在家，母亲颤颤巍巍地送来了小豆腐，说：你爸怕你馋小豆腐了，特意教我做的，你尝尝味道咋样？望着热气腾腾的小豆腐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93岁的老父亲如今还时常给我这个年近古稀的儿子做小豆腐吃，我感到莫大的幸福。我想，我也该给父亲做一次小豆腐吃了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青州人，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作协会员)